

李德喜／著

情到深处  
人孤独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 情到深处人孤独

李德喜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到深处人孤独 / 李德喜著. — 武汉 :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680-1650-6

I. ①情…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9835 号

**情到深处人孤独**

**李德喜 著**

Qingdao Shenchu Ren Gudu

---

策划编辑：黄 验 任锦丽

责任编辑：黄 验

封面设计：哺 风

责任校对：张 琳

责任监印：张贵君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1321913

录 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 刷：武汉鑫昶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8.25

字 数：160 千字

版 次：2016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自序

## 问世间情为何物

2014年12月31日夜，我一觉醒来睡不着了。

看看手机，还只是深夜两点。辗转反侧，头脑竟越来越清醒。我睡眠好，这样的情况极少见。但我爱幻想，一旦心中有事，或被某件事触发，思维一活跃，也有失眠的时候。依照经验，一时半会儿不会有睡意，于是披衣坐起靠在床头，在漆黑的夜里放开思绪，放任神思飞越。

入睡前，收到很多贺岁的短信，也回复和发出了不少祝贺新年信息。我还专门与父母通了电话。父亲还是老习惯，在我祝福新年之后，对我们一家三口说了一大堆祝福的话。母亲在与我互致祝福后，还问了爱人卢静的工作，女儿睿洁的学习。她问我时说，儿啦，新年后的你就年过五十了，该把身体看重些，工作不要太累了。听了母亲的话，我心中一惊，一时默默无语。

老家的习俗，父母在，不言老。过五十周岁生日时，姐姐、弟弟和妹妹们纷纷打电话祝贺，爱人和女儿还专门在餐馆设宴为我祝福。我虽然感谢，但也没太当回事，因为我真的对过生日不在意。但当母亲也提及这件事时，我感动并震动了。

是的，今夜过去，我就彻底过了五十周岁。虽然现在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好，长寿是寻常事，五十岁尚可称为壮年，但在古代，“人生七十古来稀”，五十岁可以说已经进入老年。我的心态一直比较年轻，当年从四川调入北京时，依照惯例称一些领导的夫人为阿姨，却发现其他同事都称嫂子，闹了一个大笑话。这几年，当一些同事和朋友教儿女叫我爷爷时，心里有时还真的不适应。《论语·述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中说，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我谈不上，但不知老之将至还真有那么回事。难道过了五十岁，真的要被当成老年看吗？人们常说，五十知天命。我知天命了吗？五十岁后将进入一个新阶段，我将怎样面对这个新阶段呢？

记得小时候爱看书，养成了在书中寻找乐趣、放飞思想的习惯。看到牛郎、织女的故事后，经常在夏夜里仰望星空，认牛郎、织女，寻迢迢银河，真为他们追求爱情和幸福的精神所感动。但也常常疑惑，心想星汉灿烂，怎么只有牛郎、织女这么一对有情人，在那浩瀚广大的宇宙中，到底还有些什么？上学了，参加工作后，了解了一些宇宙形成的知识，知道牛郎、织女等所谓星宿不过是传说，但也常常思索是什么缘由形成了这个宇宙，奇怪这一切为什么是那么的神圣玄妙，有时还想这些疑问是不是有点像屈原的《天问》。而当朋友聚会或聊天聊到高兴时，我就会谈起我的这些想法。我说，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这个世界有多少我们尚不知道的奥秘啊！比如说传宗接代，有阴有阳，有两性器官，有周期律动，有精卵妙合，造化之神奇真是令人惊叹，这一切都是怎么产生的呢？按照现在的认识水平，像地球这样的行星，太阳系里还有七个，而像太阳系这样的星系，宇宙里不知道还有多少。这些都是宇宙大爆炸时形成的吗？那又是从哪里产生这么多的物质和能量，导致宇宙大爆炸呢？

谈到这里，我还会说，相对于这个广大无垠的宇宙和动辄几十亿、几百亿光年的时空，人是沧海一粟这种说法夸张了，我们甚至连一粒微尘也算不上，所以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呢？但生而为人，来这

个世界走一遭,又是多么的幸运和难得,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珍惜这一切呢?传统文化有一个观点,说人生在世,之所以想不开、看不透,根本原因是爱欲未断。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情和爱在支撑我们一生吗?每每讲到这些时,一些朋友会大笑说我想得太多、太复杂,一些朋友则黯然无语,似有所动。

我平时冷峻,不喜多言,但机缘巧合,遇到好友相知,话也是挺多的,有时候还滔滔不绝,不吐不足以畅叙情怀。其实,我是性情中人,平静的外表下面,常常涌动着巨大的感情波澜。有时候,早春野地上的一丝新绿,严寒冬日中的一抹暖阳,还有日久干旱难得的一场喜雨,都会让我心潮涌动,眼角湿润。而在看书、看电视、看演出时,乃至在日常生活中,几句对话,一段故事,一个场景,也会让我情动神驰,泪眼蒙眬。

记得读《平凡的世界》时,看到孙少平身处社会底层不懈奋斗,而田晓霞不拘世俗给予他爱情和温暖时,泪水一次次模糊了我的双眼。汶川大地震时,一位母亲在临死前给孩子留下一条短信:亲爱的孩子,如果你能活下来,请记住我爱你。这条短信不仅让我同很多人一样热泪长流,现在每每想起来仍然会黯然神伤。还有国家派军舰撤侨时同胞高举双手欢呼“国家强大真好”的场景,普通劳动者接受采访时一脸平静说出的“这都是履行本职应该做的”的话语,以及被拐多年的孩子找到母亲扑入怀中的那一瞬间,都会让我感动不已。

但是,在我大学毕业分配到艰苦地区,同学们送我乘车离去时,

一大帮人相拥而泣，我却一滴眼泪也没有，微笑着很平静地同他们挥手告别。我不知道我心中的至柔到底在哪里，容易牵动的情愫有哪些，我的情感风暴会在什么时候爆发，又会在什么时候归于宁静。

遐思飞越中，想得最多的还是亲人。人生自古两行泪，半为苍生半亲人。亲人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亲最近的人。但我们在享受亲人真诚、浓烈爱意的同时，是不是也全身心地付出了我们的挚爱与深情呢？

祖父，老家鄂东南地区方言称为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天也说不了几句话，我自然不敢同他老人家随意亲近。我有一次问母亲，小时候公是不是从未抱过我。母亲说，你是公的长孙，你出生时他喜得不得了，小时候经常抱着你出去放牛，只是公的话很少，你感受不到他对你的疼爱。祖母，方言称为嬷，一手把我带大，是最疼爱我的人，但我却在她的暮年没有满足她的心愿，在她去世后违拗了她的心意。父母与我们兄弟姐妹的感情愈老弥笃，时刻把我们记挂在心头，几天没接到电话就很着急，但我一忙起来就把他们忘到脑后，更做不到常回家看看，陪他们说说话、吃吃饭。兄弟姐妹，血脉相连，骨肉情深，但我却常常对他们发臭脾气。爱人，走到一起是人生的缘分，但却是至亲中唯一没有血缘关系的，在争吵怄气中我也发过无名火，说过绝情话。女儿，是我一生中最疼爱的人，对她的感情用什么都表达不了、表达不尽，但却常常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她。一想起亲人们，我的心中常常涌动着一阵阵爱意，但同时也产生一个又一个愧疚。我苛求了他们的爱，挥霍了他们的情，做了

很多对不起他们的事。

而护我佑我的国家，生我养我的故园，帮我助我的师长，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保障，但我们在享受关怀爱护的同时，又报以多少感激感动与反哺回馈呢？说实话，我们索取太多了，奉献太少了，更多的时候是以自己的利益来衡量一切，以至于抱怨、淡漠、遗忘了他们曾给予的深深的爱。我们在沐浴着阳光雨露的同时，真的付出了赤诚纯洁的心吗？

夜阑中，我神游八极，思绪万千，时而欣慰，时而感伤。我不知道远逝的时光为什么会是这样，面对亲情、爱情、友情为什么没有做得更好。想到这些，激动和愧疚的泪水一次次流出、滑落、风干。

.....  
夜幕退去，天渐渐亮了，新的一年来到了。

面对人生道路中新的征程，我该怎样引领自己的情感，又拿什么激励自己不懈奋斗以完成新的使命呢？我想，最根本的还是要对国家、亲人和所有一切关心支持我的人们予以感激与回报。为了记住这份感激，激励自己努力回报，瞻前警后，决计未来，我想把过往五十年的人生历程和情感之路作一个回顾，在抚慰孤独内心的同时，感念生活的馈赠，探寻天命的秘密，回味亲情的温暖，并从中得到更多的智慧与力量。

2015年7月28日

# 目 录

第一章 此情岂待成追忆	1
第二章 自古才命两相妨	29
第三章 寸草丹心报春晖	57
第四章 一片冰心在玉壶	79
第五章 沧海巫山不了情	103
第六章 我有迷魂招不得	123
第七章 男儿本色是书生	153
第八章 怎么爱你都不够	177
第九章 家国情怀涌心头	209
跋 爸爸的感情与“孤独”	249

第一章

此情岂诗成追忆

---

人的一生，在过往的长路上，总会留下诸多记忆。这记忆，有的偶然翻检，转瞬即逝，就像长路中的花草树木；有的如影随形，刻骨铭心，那是生命中不能忘怀的亮丽与重载。我的记忆中，连绵不绝、随忆随起的是我的嬷。

我总想搞清楚哪一次是我对嬷的最早记忆，但童年时序颠倒的片段画面总使我难以确定。记忆中最深刻的是一个夏日傍晚，家里人进人出，嬷痛苦地躺在堂屋中的竹床上，而我在堂屋后门外无人搭理。我想那应该是三岁左右的事，当时我们还住在老宅未搬家，而搬家时我已经四岁了。长大后，嬷多次给我讲那天傍晚的事。她说，那天她准备带我去院子后面的山坡收晾晒的衣物，平时都是走院子的侧门从山路上去，但那天我坚持要翻院子的围墙过去，她既要爬墙又要抱我，不慎跌了下来，把手腕摔断了。当时请来的接骨医生水平不高，折腾很长时间才接上，她几次疼昏过去，而长好后才发现接错了，一块骨头凸了出来，手变成了弯刀状，留下了终身残疾。嬷讲起这件事时总要握住我的手慈爱地说我小时候真调皮，而我总会摩挲着她手上那块骨头，记忆回到那天傍晚血红的残阳、如黛的远山和寂寞失落的心情中。

嬷用那只残手把我从小牵到大，直至送我上大学离开故园。我

工作后，她常常说，快找个爱人结婚吧，趁我还能动，帮你带带小孩。而我十年始终没有遂老人家的心愿。1997年2月5日，父亲一大早急电告诉我嬷已经过世。当我千里迢迢从京城赶回老家时，嬷已入殓停灵，与我人天两隔。我大放悲声，心想我生命中那个最爱我的人已经去了，愧疚身为长孙没能让她看到曾孙，更痛彻她用那只残手牵我成长、引我发达，而我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却没有握住她的手亲侍身旁把她送上生命的归程。

## 二

嬷常说她生于民国元年，小时候家里比较富有，在长江边古镇蕲州开棕绳厂，在黄石、武穴等地还有生意。但太外公没有儿子，就过继同宗兄弟的一位孩子承嗣，于是把希望都寄托在继子身上，对嬷不再看重。当远在乡下的公的家里有人提亲时，外太公便一口应承了。嬷总感叹，万般都是命，半点不由人，我一个城里的富家女子，竟然嫁到乡下一个穷苦农家，好多人都想不到啊。

嬷初嫁乡下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和情感磨砺，老人家没有给我讲过，但我多次听她讲与公结婚后经历的艰难曲折。公是闻名家乡方圆十里八乡的老实人，一辈子沉默寡言、逆来顺受，里里外外只能靠嬷张罗支撑。嬷经常说，你公老实啊，但老实有老实的好处，待人真心，对我很好，一直护着我。嬷还说，人老实虽然也受欺负，但

大多数人还是看重老实人。刚解放时，垸里开大会，区里的驻村干部问公，是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公竟然说国民党好，把开会的乡亲们都吓坏了。好在下乡干部是好人，笑了笑说，你看这李家老头子不识字没文化，竟然连共产党、国民党都分不清，把共产党好说成国民党好，就这样打圆场把事情带过去了。

嬷与公结婚后不久便生育了两个儿子，一个在不满一岁时，一个在刚刚四岁时，都因急病夭折，直到三十岁那年，才生下我的父亲，此后又过四年生下姑姑，但月子里姑姑眼睛就瞎了。嬷一说起姑姑致盲的事就痛心不已。她说，继子哪能比得上亲生的，太外公、外婆的感情又转向自己的亲生女儿。特别是太外公去世后，太外婆痛惜在穷乡僻壤、穷困潦倒中生活的唯一女儿，常常来乡下帮她，姑姑出生时，就是她伺候月子的。但她在城里住惯了，哪里干得了农家的活，煮猪食时没留神把嬷生姑姑时被血染红的一只鞋混在青菜中煮进锅里，直到满锅血红才捞出来，但一切都来不及了，把灶神得罪了，从此姑姑眼睛红肿、发炎，直到完全瞎掉。我知道亵渎神明是嬷那一代人最大的忌讳，那时农村人有病都是硬撑，不看医生怎么会好呢？嬷常说，你姑姑出生时眼睛大大的，又黑又亮，这样好的眼睛怎么会瞎呢？

嬷生下我父亲和姑姑后没有再生小孩，便将这一双儿女时刻牵挂在心中。她老人家对我父亲极其珍爱，在大名之外还取了一个小名叫狗儿，想以贱称保佑我父亲健康平安，而给我姑姑取名如意，她

是不如意中想如意。嬷常说，头两个孩子丢怕了，真把你父亲和姑姑当成宝贝啊，虽说家里穷，但也是抱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好在命运在给予她各种打击之后，又给了她安慰，在七灾八难中，终于把两个孩子养大成人，直至各自成家立业。

父亲出生时正值日军侵华，汉口、武穴都驻扎有日本兵。这些日本兵一下乡，嬷就要带着我父亲“跑反”。小时候，嬷多次给我讲过“跑反”的故事。她说，只要一听说日本兵来了，人们都疯了一样跑。有一次消息来晚了，刚跑到山脚就看到挂着膏药旗的摩托车，她抱着我父亲躲在茅草丛中大气都不敢出一口，而父亲那时还小，在那种紧张的气氛中被吓得哭了起来，她只好用手捂住父亲的嘴，但又怕捂坏了，放开一下捂一下，直到慢慢把父亲哄住。有一次半夜“跑反”，滚到山沟里把腿摔坏了，几十天才好。而只要一“跑反”，常常三五天才敢回来，公总是把家里稍稍值钱的东西用床单包起背着跑。每次讲起“跑反”，嬷都心有余悸，总是说那个时候的人可怜啊。

嬷嫁给公的头几年，家里还是一个大家庭，没有分家，一起开伙。公有兄弟三人，尽管公是太公的长子，但不被太公、太婆喜欢，兄弟间为丁点利益明争暗斗，妯娌之间为亲疏远近飞短流长。嬷说，那时候吃饭都是抢，她带着我父亲和姑姑经常饿肚子，到我父亲大一点可以抢饭时，不管是饭还是汤水，每次都要给她和姑姑抢上一大碗。

就这样挨到解放，分田到户，大家庭分开过活，日子才慢慢好起来，但嬷的苦难还未结束。1958年，湖北省在咸宁地区修水库，每个生产队出一个人，公因为老实被抽调去了。那年秋末冬初，嬷从长江乘船远道去看望公，同时给他送冬衣，在旅途中差一点把命丢了。嬷说，那时渡江都是用小木船，她上船时就感到不对头，明显超载了却还不断上人，船到江心，突起风浪，几乎未经颠簸就翻了，一船人都下了饺子。求生的本能使每个人都在水里扑腾，有的抓船帮，有的抓漂着的物品，有的拼命抓其他人。嬷也像他们一样见什么抓什么，扑腾一阵子后渐渐感到体力不支。她多次对我讲，她在心里一直喊，老天啊，我还有一双儿女啊，我还有一双儿女啊！就这样慢慢失去了知觉。嬷醒来时已是二十多个小时之后，她抱住一个船板漂流了五六个小时，直到被搜救的军民救上岸。嬷说，是共产党、解放军救了她。那一船三十余人，只有五个人生还。

嬷获救后，怕江、怕船、怕与亲人远离。她催二十岁的父亲结婚。1962年8月，我姐姐出生，嬷虽然高兴但还是期盼着什么。1964年3月，我出生了，嬷喜极而泣，一生苦难的她终于见到了延续香火的第三代。我多次听邻居和亲戚说，生你时你嬷高兴啊！那时生活多难呀，但她把家里能拿出来的东西全拿出来，办了十几桌酒，请亲戚邻里好好吃了一顿。

### 三

老家有一句谚语说，公嬷爱的是头上恩，爷娘喜欢的是孝顺儿。我是嬷的长孙，尽管后来又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但我生下来后就由嬷带，她老人家把万千宠爱都倾注在我的身上。

我在嬷的抚养下成长，儿时难忘的记忆温暖了我的一生。嬷每天都起得很早，总是先把大门打开，放出鸡圈的鸡，然后抱柴火烧水洗菜淘米做早饭。当米饭的清香飘了过来，父母也从田地里收工回来，嬷就会把我的衣服码好，打好洗脸水，叫我起床吃早饭。鄂东南的冬天天寒地冻，我总是说太冷不让嬷起床。但嬷常常为我把被子掖一掖说，一家人的早饭还得做呢。晚霞中，嬷总带我去菜园摘菜准备晚饭，夕阳中一老一小牵手的影子拉得老长。平常日子里，嬷洗衣做饭，翻晒衣物，打扫卫生，脚忙得不着地，我就跟在后面玩耍。当缝缝补补、腌菜做酱时，嬷就会让我坐在身边，谈古论今，回忆往事，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每当这个时候，她总是把我的手捏一捏，把我身上穿的衣服摸一摸，说太瘦了，说穿少了，说手真凉，亲切慈爱溢于言表。

我成长的年代物质匮乏，生活极其艰苦，嬷对我的疼爱表现最突出的就是有一点好吃的就想着我、留给我、让我先吃。那时有好吃的机会就是走亲戚。嬷走亲戚都是带着我，吃宴席时她那一份都